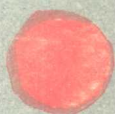


短劍·忠魂

刘 亚 洲



短劍·忠魂

刘 亚 洲

河南人民出版社

书名题字 楚图南

短剑·忠魂

刘 亚 洲

责任编辑 顾仞九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兰考印刷厂印刷

河南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6.625印张128千字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3,000册

统一书号10105·345定价0.56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历史题材小说，写的是战国时期荆轲刺秦王的故事。

作品中的人物一个个栩栩如生，都有着鲜明的独特个性。燕太子丹为人勤奋节俭、礼贤下士，为了挽救国家的垂亡，他组织了刺杀秦王的活动。最后，在秦军的追逼下，被昏庸的燕王喜杀害了。田光原是一位以淡泊为乐的隐士，在祖国垂危之际，以刎颈明志的壮举，激励了身在异国的荆轲投身到反对秦军入侵的事业里。剑侠荆轲明知深入虎狼之国难以生还，但是，他仍满怀信心地勇登征程，终以血溅秦庭饮恨而亡。樊於期为使荆轲能取信于秦王，毅然献首。高渐离为了继续完成荆轲的遗愿，而忍辱负重。他们在反对秦国侵略、刺杀秦王的共同事业中，都先后牺牲了。他们的献身道路虽然各不相同，而忠于共同事业的一片丹心，却是十分感人的。

这部小说的现实意义就在于通过对这些典型形象的塑造，来激发人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心。至于对秦始皇、荆轲等人在历史上应当给以怎样的评价，那是另外一回事。

60773/05

序

一

我总觉得，在一篇序里对一部作品作出评价，是一件过于吃力的事；而且，对于当代作家的作品和当代的读者来说，即使那样作了，也未必是一件好事。作序人的看法未必精当，何不让广大的读者去见仁见智呢？

因此，当我给刘亚洲同志的小说《短剑·忠魂》写序时，我想说的是些题外话，这些题外话也许是读者感兴趣的。

二

大约是一九七八年初，现已去世的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张波同志，对我谈起了“一个青年人”。他想把这个青年人的一部稿子给我看，我表示欢迎。过了几天，稿子拿来了，是长篇小说，题为《剑与盾》；又过几天，我又得到一部已出版的长篇小说《陈胜》，作者都是刘亚洲。

刘亚洲以工农兵大学生的名义，毕业于武汉大学外语系。在我们见面交谈中，当我得知他当时只有二十五岁时，我是深深地为他高兴的。

二十五岁，多么好的年华！

我读了他的《陈胜》。我对他讲：我个人觉得写得无理想，但我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得了，因为这是他二十五岁以前的作品，并写于文化大革命中。而当我想到其中较为精采的章节时，我更是高兴。

他的《剑与盾》的手稿，被我的亲属很快传阅了一遍，那是因为故事情节颇为引人。可惜，他在进一步修改时，由于思路不大对，反而没有改好，迄今也没有拿出。然而我觉得这也很正常，不可怕。

一九八〇年，我又读了他的长篇《秦时月》和《短剑·忠魂》。这时，我明显地感觉到，他在艺术地驾驭如此古老的题材上的确有了长足的进步，真是后生可畏！

三

亚洲的《短剑·忠魂》曾由《人民文学》选发过一部分。他的《秦时月》曾在《当代》发表过第一卷，全书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的另一长篇《大山母山别墅》将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他是一个好学的青年，是一位在业余时间埋头苦干的作家，在这样年岁的时候，已经写了五部中篇小说，真是可喜可贺！

亚洲是我的一个青年朋友。我相信，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绝不会仅止于此。

孟伟哉

一九八一年七月北京

目 录

序

第一章	执法如山.....	(1)
第二章	如姬之死.....	(18)
第三章	太子丹求贤.....	(35)
第四章	田光荐荆轲.....	(47)
第五章	五花台比武.....	(66)
第六章	击筑和歌.....	(83)
第七章	刎颈明志.....	(98)
第八章	重托在肩.....	(115)
第九章	樊於期献首.....	(134)
第十章	白衣送行.....	(149)
第十一章	血溅秦庭.....	(164)
第十二章	忍辱负重.....	(184)

第一章 執法如山

一阵剧烈的疼痛从左胳膊上袭来，嬴政呲地倒抽了一口冷气，猛地把右手伸向痛处，压住了一个东西。他轻轻把它捏在两个指头之间，拿到眼前一看，原来是一只小蜜蜂。他环顾四周，看见有一簇花枝从花圃里伸展到他所坐的西垂亭的汉白玉雕栏里来，有两只蜜蜂在紫色的花朵上盘旋。一个举着云母扇的宫女就站在雕栏边。也许由于宫女在轻轻煽动着云母扇时她那宽大的衣袖惊动了这只小蜜蜂。

“大王，请允许臣妾来把这只蜂儿捏死。”一个娇滴滴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随即，一只雪白的、戴着翡翠镯的纤纤玉手伸到嬴政脸前。

嬴政不用转过头来便知道说话的是他最宠爱的妃子如姬，她是后宫“二十七世妇”中的一个。但是在嬴政眼中，她的位置远远超过了那些“美人”、“良人”、“八子”和“七子”。如姬今年刚满二十岁，进宫已整整八个寒暑了。她是一

个温柔、端庄而恬静的姑娘。心眼特别细，常常努力从嬴政的一个眼色、一个微小的举动中来揣摩他的心中所想，因此很得嬴政的欢心。至于长相，那更是没有说的。谁不知道咸阳宫中的“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一个个都有闭月羞花之貌？

嬴政继续凝视着手中的小蜜蜂，没有说话。

如姬轻移莲步，袅袅婷婷地走到嬴政面前，跪下，把手再次伸过去。这一回她没有说话，然而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却望着嬴政，睫毛显得格外长。

嬴政瘦削的脸上没有一点表情，刀刻一样的嘴巴依然紧闭着。他是一个不喜欢说话的人。即便是在上朝的时候也很少开口。据说，他不喜欢说话的原因有两个。其一，当他还没有当上太子的时候，就曾听说过自己是吕不韦与赵姬的私生子。这消息对他来说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从小自尊心就极强的他觉得别人一定瞧不起自己，便总带着一种憎恨的情绪来看待他人，就此变得沉默寡言。无论是喜与怒，恨与爱，他都把它深深地埋在心里。其二，当他最初知道自己私生子时，曾痛苦地整夜不能入寐。一次，吕不韦深夜进宫来会他的母亲（即赵姬），恰好他正在帷幔之后。当那些呢狎之声传进耳中的时候，他真恨不得冲出去对着吕不韦放声大骂，并狠狠地唾他一口。但那时尽管他还年少，却有着一般孩童所不具备的长处，深知那样做会坏事的。他忍住了。然而并不离去，一直站在帷幔后边听着。他眼里噙着泪花，紧紧地咬住嘴唇才使得自己没有骂出声来。一不小心，把自己的

舌头咬掉一点。从此，说话变得不很清晰。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这一点，因而更少开口了。

如姬见嬴政还在凝视着小蜜蜂，只当他没有听见自己的话，便把声音略微提高了一点：

“无需大王动手，让臣妾来把这蜂儿捏死吧！”

嬴政摇摇头开了口，声音低沉而浑浊：

“为何要捏死它？”他望着蜜蜂轻轻叹了口气。“多可怜的蜂儿！”

如姬不解地睁大了眼睛：

“可怜？……大王之意是？……”

“它蜇了寡人，已不能再活多久。”嬴政说，“它就要死了，就要死了，寡人心里不胜怜之！”

如姬把手缩了回来，垂下眼睛。

嬴政的脸上隐隐显出一种痛楚的神情，呐呐道：

“多精灵的蜂儿，却难免一死，寡人颇为不忍。”他把手指松开。“去吧！”

小蜜蜂嗡嗡地飞走了。现在正是暮烟四起时分，它转瞬之间便消失在苍灰色的雾霭中。嬴政的眼睛一直望着它，直到什么也看不见了，仿佛还在黄昏的天空中寻找着什么，脸色非常沉重。

他在西垂亭坐了很久，始终不发一言，甚至连身子也不动。谁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夜色渐渐变得浓重起来。繁星开始在空中闪烁，他仍没有起驾回宫的意思。又过了好久，如姬和宫女们听见他长叹了一声。也许还在想着那只小

回到咸阳宫，已是戌末亥初时分。

天色昏黑。一轮黯红色的满月挂在咸阳宫的飞檐上。宫墙下站满了手持戟戈的禁兵。宫阶下有三座“刀门”。谏鼓旁高悬着一排灯笼，使这一片明白如昼。这些年来，各国都在闹刺客的事，咸阳宫里也出过几起事，因此戒备格外森严。当嬴政的马车驰进宫时，他看见有许多人在宫门那边忙碌，一阵阵吆喝声不绝于耳。他问：

“那里在干什么？”

如姬连忙回答：

“遵照大王旨意，把神门①安在中阙下。”

嬴政“哦”了一声。

宦者令②早就把晚膳准备好了。今天陪同嬴政吃晚饭的除了如姬之外，还有他的二儿子嬴无忌。无忌今年二十四岁，从小喜欢舞枪弄棒，长大后熟读兵书，对兵家之事颇有研究，常与父亲说古论今。在嬴政的十八个儿子当中，除去小儿子胡亥外，他最喜欢的就要数无忌了。前天，正在围攻赵都邯郸的王翦送来一道奏折，要求增兵。嬴政与李斯商量之后，决定派护军将军李信率领精兵十万，增援王翦。无忌自请担任这支援军的先锋，嬴政欣然应允。明天卯时一刻，李信将

①神门——秦始皇以磁石为宫门，有隐甲怀刃者走近宫门，为磁石吸住不得过，人们称它为“神门”。

②宦者令——宦官的头目。

要在咸阳章台校阅军马，辰时出发。今天晚上嬴政特意把无忌召来同他一起进膳，也算是为他饯别吧。

晚膳满满腾腾地摆了整整十个几案，其实能吃的只有极少的一部份，大都是摆样子的。有的盘里的食物放了起码有一个月了，早已变质。好在全都盖着盖子，馊味散不出来。乐府的十几个乐工在一旁奏着乐。父子俩默默地吃着，谁也没有说话。一直到饭快吃完时，嬴政才慢吞吞地问道：

“无忌儿，何时去见护军将军？”

嬴无忌回答：

“等一会臣儿还要去向太夫人辞行，之后便去见护军将军。”

嬴政点点头，用低沉的声音说：

“无忌，不要耽搁太久，务必在卯时前赶到章台。李信年轻好胜，刚愎自负，且又治军极严。你倘若迟到，纵是王亲，他也不会饶过你。”

“父王之言，”无忌叩头道，“臣儿句句篆铭心中。”

嬴政对站在身边的常侍郎说：

“去把寡人的鹿卢剑拿来。”

常侍郎连忙从屏风左侧的一个铺着彩帛的木架上取下鹿卢剑，递给嬴政。这剑很长。如果挂在腰间，要将它从鞘中全部拔出来是颇为费劲的，必须把它负在背后。在秦国，这柄剑同“太阿”与“定秦”^①一样有名，都是嬴政的珍宝。嬴政用手轻轻抚摩着嵌着宝石的剑鞘，“喇啦”一声将剑掣

^①太阿、定秦——秦国两柄好剑的名字。

出半截，剑身发出一阵灼目的白光。过了片刻，他把宝剑递给无忌，说：

“这柄剑送给你用。”

嬴无忌长跪受剑，说：

“谢父王！”

“你去吧。”

“是！”

嬴无忌走后，晚膳撤了下去，但是乐工们并未离去，继续奏乐，婉转的乐曲声在朱红色的殿梁上缭绕。嬴政是个很喜欢音乐的人。每次用完晚膳，都要用半个时辰的时间听音乐。他最喜欢听的乐器是箜篌、瑟和筑^①，相反对秦国祖传的缶倒不那么感兴趣。他的乐工都是从各国罗致来的。对于音乐人才他就象对待贤士一样重视，一旦听说哪儿有出色的乐匠，一定要千方百计搞到秦国来。

嬴政一只手撑着额头，闭着眼睛静静地听着。如姬在身后替他捶背。忽然，他睁开眼睛问：

“为何没有筑？”他对乐器的辨别力是相当强的。

乐官全身伏在地上说：

“启禀大王，击筑的乐匠昨天死了。”

“死了？怎么死的？”

“那乐匠是赵国人。他听说王翦老将军在攻打赵国。他说自己身为赵人，继续侍奉大王便是奇耻大辱，引颈自刎了。”

^①筑——古代的弦乐器，有些象筝，但不用手指弹，而是用竹子来打击发音的。

嬴政摇摇头，叹了口气。过了一会儿他忽然又说：

“倘若寡人能得到高渐离，听其击筑，那该多好！”

他所说的高渐离是燕国人，是天下最有名的善于击筑的乐匠。嬴政早就听说过他，很想把他弄到自己身边。无奈秦燕两国远隔千里，而燕国的太子丹又与自己有仇^①，这种愿望实现的可能性实在微乎其微。

想到太子丹，一缕愤恨从心头掠过，他狠狠地把牙根咬了一下。太子丹质秦时，嬴政未能将他杀死，这对嬴政来说实在是一件抱憾的事情。后来，他曾派遣两个刺客到燕国去刺杀太子丹，都没能得手。前不久，他又用重金募了一个名叫司马如坤的魏国人入燕行刺，迄今还没得到消息。

乐工们是在将近子时离去的。如姬伴着嬴政回到后宫。夜已经很深了，墙壁上的蟠螭宫灯大都熄灭。皎洁的月光透过隔日窗上的纱帘，把一片梦幻似的柔和的黄光投进宫来。一阵微弱的梆声在很远的地方响着。如姬不敢劝嬴政去歇息，因为她知道这个素来勤勉的国君是绝不会马上睡觉的。嬴政为自己订了一条规矩：每天要看完一百石^②的奏牍，否则就不休息。现在在他的几案上堆着的竹简，至少得让他看一个时辰，或者更长。

嬴政在几案后面踞坐下来，开始披阅奏牍。每天，从四

①太子丹年轻时，曾作为燕国的人质在秦国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与嬴政结下怨仇。太子丹后来逃回燕国。

②石——古时的重量单位，一石约为一百二十市斤。秦代的简牍便是用“石”来计算重量的。

面八方报进宫来的奏牍就象雪片一样。然而事无巨细，嬴政都要亲自读完。他心细如发，同时对廷臣们要求极严。谁在奏章中报了假情况，或是写错了字，都会被治罪。所以，将军和大臣们在写奏章时格外小心。

嬴政全神贯注地读竹简，身子象雕塑一样纹丝不动。熊熊的烛光映照在他那严峻的面庞上，使那些过早地在额头上和眼角上显现出来的皱纹仿佛变得更深。半个时辰之后，常侍郎和几个宫人都困得不行，连连打着呵欠。坐在嬴政身后为他捶背的如姬的上下眼皮也一个劲打架，不停地栽吨。唯有嬴政一个人依旧毫无倦意，目光炯炯。

整个宫里静谧极了，只有铜漏发出的单调而有节奏的滴水声。

突然，嬴政猛地拍了一下几案，如姬吃了一惊，一下子睡意全退，心口突突直跳。她听见嬴政自言自语：

“太不象话！如此之短的奏章，却写错三个字，真是该死！”

如姬悄悄抬起头来，从嬴政的肩膀上偷偷看着他手里的奏牍。奏牍是这样的：

臣尤永诚惶诚恐顿首谨奏我主：

樊於期叛主亡燕^①，禽兽所为，万民弗耻。然於期乃先王老臣，廿年喋血封疆，为大秦显立战伐之功。且为人忠笃信谨^②，国人素称成功盛德。今大王欲罪及其宗^③，臣窃以为

①樊於期是秦国的大将，因得罪秦王，逃到燕国，为太子丹收留。

②信谨——老实。

③罪及其宗——将全家治罪。

不可！大王乃不世英主，尧舜之君，自上古不及陛下之德，若法外施仁，逐其全族出境，未必急刑处之，则民为幸！嗟！惟上①熟计之②！

微臣尤永顿首顿首，死罪死罪！

如姬知道这个尤永是个秩史，官虽不大，却是个敢说话的骨鲠之臣。她只草草地把奏牍浏览了一遍，便发现“喋血”的“喋”、“极刑”的“极”和“孰计之”的“孰”写错了。

嬴政用指头笃笃地敲着几案说：

“寡人早已三令五申，奏章中不得有一个错字。尤永却不把寡人的话放在心上，殊为可恨！”

如姬突然模模糊糊地记忆起来，这个尤永同已经逃到燕国去的将军樊於期是把臂之交。她猜想他在替樊於期求情时一定心情非常激动，否则他怎么会把字写错？而且写完后看也不看？

嬴政把脸转向常侍郎，问：

“奏章中写错一个字，该判何刑？”

“削职与朋足③。”

“错两个呢？”

常侍郎没吭声。

①上——皇上。

②孰计之——仔细考虑。

③朋足——古代一种把双脚砍去的酷刑。

“错三个呢？”嬴政眼睛眯虚着望着常侍郎，话语中有一股冷飕飕的寒气。

常侍郎垂下眼睛。

“奴婢不知道。”

嬴政嘿嘿冷笑两声，又哼了一下。熟知嬴政秉性的如姬心里一阵发凉。她知道尤永要倒霉了。

嬴政低下头继续读别的奏章，却把右手举起来，对着常侍郎把中指和食指弹了一下。宫中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嬴政要杀人的表示。可怜的尤永，今朝他是死定了。

常侍郎躬身道：

“遵命！”

他大步走出去。如姬知道他去向宫中的执法官传达秦王的旨意了。姑娘心软，止不住哆嗦了一下。她望望嬴政。他却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依然平静地伏案披阅，全神贯注。

不知怎的，如姬忽然又想到，也许是因为尤永大胆替樊於期说话，劝嬴政改变将樊家满门抄斩的决定，才触怒了他。嬴政极为刚愎，一贯强调“内独视听”^①。更何况樊於期的叛逃又是使他特别恼火的事。虽然那天在羽阳宫中他听了右丞相禀奏的有关樊於期的情况后只淡淡一笑，说：“他自己愿走，谁能留得住？由他去吧。”但实际上别提有多愤怒了。这一点能瞒了别人，却瞒不了如姬。她是什么人啊！

将近四更天的时候，嬴政才把所有的奏牍看完。他朝如

^①内独视听——不受别人影响，自作主张。